

耐庵学刊（第六期）

目 录

专 论

从《水浒传》的内容看它的作者……………黄仲实（1）

张国光先生竭力反对“施耐庵文物史料”之原因及其他…

……………李植（15）

从“青溪战役”的几个不起眼处的描述看作者与淳安的关系

……………金功发、雷斌（27）

睦州、水浒与施耐庵……………方长才（33）

再论白驹施耐庵即《水浒》作者……………童斌、洪声（44）

《水浒传》与《三国志演义》及其他

——兼考罗贯中为施耐庵“门人”说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曹晋杰、朱步楼（64）

吴兴绵世泽、楚水封明裡

——论白驹施氏（耐庵）宗祠门联的史料价值……

……………喻衡（73）

作品研究

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——论陆谦……………俞浣平（83）

书 序

走自己的路

——《“施耐庵之谜”新解》序……冯其庸（90）

讨 论

《古本水浒传》讨论漫评……东方甦（98）

《水浒》是金圣叹与韩嗣昌合谋“腰斩”的……宣啸东（106）

对施耐庵文物《秋江送别》套曲和《施氏族谱》的刍议…

……彭海、王立翔（112）

资 料

主修施耐庵陵墓的蔡公杰生平……雨金（127）

施耐庵旧居……童斌（132）

“阳山”之谜……乔省予（105）

附录：一、鲁渊有关资料……（135）

二、施耐庵撰江阴《许氏宗谱序》（摘录）（138）

简 讯

《草木子》一书中有张士诚的事迹……暴中文（26）

浙江《水浒》研究会会讯……（139）

从水浒传内容看它的作者

黄仲实

关于《水浒》的作者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的问题、经过建国后的调查研究,基本上确认是曾被怀疑为乌有先生的施耐庵,并一度出现过施耐庵热。尽管如此,但仍有人抱怀疑态度。84年曾有些文章,以水浒传的内容为依据,确认作者是罗而不是施,这种论断,笔者虽不敢苟同,但这种方法,却值得学习。笔者的《水浒传中扬、泰方言初探》,便是受到了这种治学方法启发后的试作。后来又从书中集得一些资料,感觉到水浒传的内容,虽然反映了作者知识面的广博,令人叹服;但是,我们从水浒中反映的北方地理知识,景物民情的描述,民间口语的运用这三个方面,很可以推论出作者是一个没有在北方生活过的扬泰水乡人,与罗贯中很不相符,这就给我们找到一个拨开云雾的机会,能在水浒的作者是施是罗的问题上,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。

书中反映的作者地理知识

84年曾有人发表文章,认为从水浒传反映的地理知识看,可以确认成书的是罗贯中。理由是“水浒传反映的地理知识,北方详于南方,在当时不具备地图的情况下,这些正确的地理知识,只能来于亲身行经,而罗贯中从太原流寓杭州的行程所经,正与书中有许多巧合”。可是,我们把水浒传翻看一遍,不但觉得这样的结论不能成立,反而觉得根本与有过“亲身经历”的罗贯中无关。

本来水浒是一部文学作品，不是一部有关地理的著作，作者大可信笔所之，任意渲染，读者也不会加以苛求；如今既有人凭这一点否定施耐庵是水浒的作者，就不能不作为问题加以研究了。幸而我们现在有了地图，只要把书中反映的地理知识对照一下，就可以发现书中的州县山川名称（除无中生有者外）大致正确，但位置方向，道途远近，途中所经之地，很不准确，并且有一地两名误为两地的现象。举例如下：

一、鲁智深从五台山到开封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拐到山东的青州（今益都县）去，可是他竟走到青州地面的桃花山，打了小霸王周通。

二、史进不愿在少华山（华阴附近）落草，去延安投奔师傅王进。他由陕西的东南奔陕北，却向西行路过渭州（今甘肃平凉）会上了鲁达。后来鲁打死郑屠，去延安投师未遇，却穿过山西，回到了河北省的东南部的大名府。他在大名府盘川化尽后，竟跑到大名府东南几百里外的青州地面桃花山后的赤松林剪径，遇上了花和尚。在火烧瓦罐寺后一个上开封，一个回华山，按理应同路西行，到开封附近的黄河北岸再分手，可是书中两人同行一夜，路上遇到一个酒店，便在酒店里分了手。（以上见第二回与第六回）。

三、从大名府到开封，一马平川向南行，渡过黄河便到，不足四百华里。而第十六回书中，杨志却说：“此去东京，又无水路，都是旱路，经过的是紫金山，二龙山，桃花山，伞盖山，黄泥岗，白沙坞，野云渡，赤松林，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”。杨志所说的八个去处，二龙山、桃花山、赤松林三处，书中交代都在青州附近，是决不会经过那里的。而后来失事地点的黄泥岗在哪里呢？书中交代，是在济

州（今济宁）境内，按理也不会走到那里去。而吴用居然着其他人在那里等杨志，而且真个等着了，这已经是怪事。可是更奇怪的是在第十六回中对着黄泥岗有一篇赞词，结尾说“休道西川蜀道险，须知此是太行山。”太行山在晋冀交界之间，怎么会到了山东的济州境内？又如何会横在大名与开封之间？

四、再看生辰纲被劫后，第十七回书中，写杨志本欲跳下黄泥岗自杀，后忽回心转意，书中写：“且说杨志提着朴刀，闷闷不已，离黄泥岗望南行了半日，看看又走到半夜，去林子里歇了。渐渐天色明亮，只得赶早凉了行，又行了二十余里，前面到一酒店门前。”这个酒店，便是林冲弟子曹正的酒店，后来与曹正相识后，曹正听了他的遭遇与打算，说：“不若小人此间，离不远却是青州地面，有座山唤做二龙山。”一宿之后，杨志便投二龙山来。书中所说“行了一日，看看渐晚，却早望见一座高山”。这就是二龙山。二龙山本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地名，且不去管它，济州（济宁）与青州（益都）是实际存在的。益都在济宁东北，相距有四、五百华里，中间隔着泰山。杨志离开黄泥岗，向南走了半日半夜又一早晨，分明是背道而驰，曹正却说，离此间不远，却是青州地面，后来杨志只走了一日，便到了二龙山。如果据此考证作者的地理知识，我们只能说，作者并不知济州的正确位置和两者之间的距离。

五、水浒传写的是梁山泊的故事。这个梁山泊在哪里？书中曾交代在济州管下，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。在济宁的西北，确实找到梁山泊，这从地理知识来说，是完全正确可信，无如这个梁山，在作者的笔下，有时会搬家，一次搬向

西南，到了江州（九江）与开封的路上。第三十九回书中，戴宗从江州北上开封，竟误入梁山泊朱贵的酒店，一次又越过泰山搬向东方四百里外的青州以南。在第三十五回书中宋江在青州的清风山上，劝说大伙到梁山泊入伙，他说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唤梁山泊。”三十九回的搬家，是情节需要，三十五回却毫无必要，如果是宋江偶然说错或刻书的刻错，却不是的。请看七十八回正文前，有一篇赞水泊梁山泊的赋，赋曰：“寨名水浒，泊号梁山。周回港汊数千条，四方周围八百里，东连海岛，西接咸阳，南通大冶金乡，北跨青齐兗郡。”也说明梁山泊在青州的南面。

六、黄河是华北一条最大最主要的河流，梁山泊的形成，正是黄河泛滥的结果。水浒传的人物，也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。但是在水浒传中，对这条名闻中外的河流，却很少提到。杨志押运的花石纲，郭盛贩的水银，是在黄河中遇风浪失事。宿太尉奉旨到华山降香，三只官船由黄河入渭河而来（事见五十九回）。除了这三次一掠而过地提到黄河之外，在整个水浒中，这样的一条主要河流，几乎无影无形地在华北平原上消失了，岂不是一件怪事？

七、在征辽战役中、梁山泊的兵马，一共夺下辽国的檀州、霸州、蓟州、幽州，包围了辽京——燕京，辽邦乞降议和，整个战役，是在今北京市以东以南地区进行的，姑不论在那平原地带，何以会出现许多险要的关山，但檀州即是密云，幽州即是燕京，何以攻檀州先攻下密云，后攻下檀州？攻下幽州之后，才围困了燕京？又，宋江的兵马是由南向北进军，竟先攻下檀州，后才攻下其他地方，而檀州（密云）却在燕京（今北京）的东北方，这就使宋江的兵马，不

是北伐，而是南征了。

以上略举了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。这些例子，都无需要查阅书籍，详加考证，仅用简单的地图与辞典，便可以断定其正确程度。说明水浒传作者的北方地理知识，仅凭书本与传闻，并无“亲身经历”。

书中景物、民情的地方特色

水浒传中的人物，大多是北方人，活动的地区，又主要在北方，而梁山泊偏又是个水寨。这在景物和生活习惯的描述上，既需要具备浓郁的北国风光，又要有水乡的特色，这两者必须因地制宜。这正可判断水浒传到底出于谁手。

一、水浒传写的名山（无中生有者除外）大川，名山有龙虎山、五台山、华山、泰山；大川只写了长江（分见第三十七回，三十八回，九十二回），对北方著名的黄河，却交了白卷。所写的四座名山中，除华山运用了“玉女洗头盆”“斧劈”和陈抟的掌故之外，其余都是泛写，且多舛错。如：写龙虎山不知由龙山虎山合成，所以洪太尉要见天师，观主只说天师“结茅山顶”，不说“结茅在后山。”因为在江南，赞词中的景色也不无可推敲之处（见第一回），写五台山不知有五座高峰，只看到“果然好座大山”！赞词中有“岩前花木，舞春风暗吐清香，洞口藤萝，披宿雨倒悬嫩线，飞云瀑布，银河影浸月光寒，峭壁苍松，铁角铃摇龙尾动，宜是揉蓝染出，天生积翠妆成。”对文殊寺的赞词又有“香积厨通一泓泉水，众僧寮纳四面烟霞，白面猿时时献果，黄斑鹿日日衔花”等句，后至方丈拜茶，赞词有“玉蕊金芽真绝品，僧家制造甚工夫”，“仙茶自合桃源

种，不许移根傍帝都”之句，可见这茶叶是出自五台山了。写泰山绝无山峰险峻，山路艰难的描写，却说：“庙上好生热闹，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，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，迎接天下香官。”不知在太岳庙前，这许多的经商买卖和客店，放在何处？

二、书中写北方城邑，也有护城河（不是城壕而是城濠），武松血溅鸳鸯楼后，是涉过城濠逃出孟州的（见第三十一回），城内也有河有桥如大名府和华州，都有州桥，阳谷县城内既有狮子桥，桥下也有河道。这些且不去管他真假，书中写孟州城外的飞云浦，“济济荡荡鱼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阔河”（见第三十回）。又写东昌城南，“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”（见第七十回）。这些描写，不必考证，也知道是“夸张”。

下面，我们再来看看书中的野外景色和常写的一些酒店和村庄吧。第五回写鲁智深在去开封途中，“贪看山明水秀，不觉天色已晚，但见山影深沉，槐阴渐没。绿杨影里，时闻鸟雀归林，红杏村中，每见牛羊入圈，落日带烟生碧雾，断霞映水散红光，溪边钓叟移舟去，野外村童跨犊归”。后来，“过了一条板桥，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，村木中闪出一所庄院”，这就到了桃花山下的桃花村。后文火烧瓦罐寺后，又写一家酒店，有句云：“壁间大字，村中学究醉时题，架上蓑衣，野外渔郎乘兴归”。以上都在山东青州境内（今胶东地区）。再看第九回书中，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以后，来到一座小小酒店：“前临驿路，后接溪村，数株槐柳绿荫浓，几处葵榴红影乱，门外森森麻麦，窗前猗猗荷花……”后来到沧州，林冲和两个公差进了一家酒店，但见：“古道孤村，路旁酒店，杨柳岸晓悬锦旆，杏花村风拂

青帘……闻香驻马，果然隔壁醉三家，知味停舟，真乃透瓶香十里。”柴进的庄院，四下一周连一条阔河，两岸都是垂杨大树，“万株红绽武陵溪，千树花开金谷苑”。

从以上的一些例子，似乎无须苦苦去考查当地实际情况，便可以看出作者对北方缺乏“亲身体验”，不得不“指北道南”。如说这些赞词都出自罗手，因何如此不服北方水土，偏含南方口味？

三、北方气候，有别于南方，除干旱之外，特点在一个“冷”字。晋北高寒，五台山尤为突出，作为太原人的罗贯中，对此应早有体会。可是在书中第四回，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，第一次醉酒，时值初冬，竟然“把皂直裰褪膊下来，露出背脊上的花绣来，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。”后来在山上寺内禅堂，一直和衣而卧，度过整个冬天。他是“天星”下凡，可能不同于凡人，但一众僧人，兀坐禅床，又如何挨得过来？到第二次醉酒，“时在二月，天气暴热”，他在山下市井中买不着酒吃，最后，见“远远地杏花深处，市梢尽头，一家打出个草帚儿来”。农历二月，在五台山地区，居然“杏花深处见酒家。”作者如此写，读者只好由他，但也该允许读者提出一个问题，这位作者，对当地气候，到底有没有“亲身体验”？

四、在物产与生活习惯方面，问题较多，分述如下：

1、第三回书中，郑屠两次切好肉臊，都用荷叶包了。在扬泰地区，过去有用枯荷叶包酱菜的习惯，枯荷叶来自盛产莲藕的高宝湖，包肉用鲜荷叶。在地处西北的甘肃平凉，哪会有这回事？恐怕在山西太原，鲜荷叶也是稀物吧？

2、第四回书中鲁达在代州雁门县遇上了金老，“老儿

和这小厮上街来，买了些鲜鱼、嫩鸡、酿鹅、肥鲊，时新果子之类归来”。不谈时间节令，上街便买到鲜鱼，看来代州雁门，也成了鱼米之乡了。

3、第七回书中，鲁智深在开封大相国寺的菜园中，一脚一个，将两个为首的泼皮踢下粪窖，”原来那粪窖没底似深，两个一身臭屎，头发上蛆虫盘满。”看到此处，读者无不称快。但如果仔细想一下，北方农家历来都用干粪，只有粪堆和晒粪场，哪有一人多深的大粪窖？

4、第二回书中，史进叫庄客拣了两条肥水牛来杀了，第二十七回书中，孙二娘将人肉作牛肉卖，两个公差瘦，只好做水牛肉卖，华阴在陕西，孟州在黄河北岸，两地都不产水稻，也不会有水牛。作者所以如此写，正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地区，牛有水牛，黄牛之分。

5、第二十八回书中，众囚徒从好意出发，把牢城营中一种叫“盆吊”的私刑，告诉武松说：“他到晚把两碗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与你吃了。”鲞鱼就是鳊鱼，北方称脍鱼、白鳞鱼，南方才称曹白鱼和鲞鱼。姑不论孟州距东海千里以外，哪来臭鳊鱼作为粗贱的荤食，和饭给犯人吃了去就死。作者用这个鳊鱼的南方名称，也可以作为辨别作者是南人或北人的一个线索。

6、第十六回写吴用智取生辰纲，是书中精采回目。一般都认为吴用妙计，天衣无缝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其中却有个大大的漏洞，晁盖等七人装作贩枣子的客人，试问在农历五月，新枣尚未上市，陈枣已过时，这七个人推七部车子，贩这不当令的过时货，为何不引起疑心？

7、北方多旱少水、居民食用水都靠井，在整个水浒传中，只瓦罐寺中有个井，高唐州狱中有个枯井，是柴进藏身

之处（见第五十四回）。除了这两个井外，水浒传中竟没有别一处。写村庄、写酒店，都是傍溪临水，自然不必有井。难道生于北方，对北方颇有“亲身经历”的罗贯中，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实吗？

8、北方冬天寒冷，居民赖火炕过冬，可是在水浒传中，只在第六十四回书中，说卢俊义发配途中，在客店被两个公差烫伤了脚后，被锁在门后，两个公差，自去炕上睡了，书中出现的炕字，只有这一个。（另外，在第十回书中，林冲逃离草料场后，误走到柴进东庄，为了抢酒吃，赶散了看米囤的庄客，“土坑上却有两个椰瓢，取一个下来……”。这里的“土坑上”的“坑”，很可能是炕字之误）。宋江的阎婆惜住在楼上，屋里是床帐；潘金莲也住在楼上，没提到炕；武大郎到王婆茶坊捉奸，西门庆先躲在王婆床下，后才开门夺路而去。可见在作者的生活阅历中，只有路旁穷客店中，才有垒土为床的炕，根本不知炕在北方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作用，难道他竟是罗贯中？

9、中国人的主食，南北有别，这定于当地的粮食生产情况，南人惯吃米饭，北方人惯吃面食，水浒传中人物大多是北方人，活动地区又多在北方，可是书中人物吃的却都是米饭。书中借米，粿米，淘米煮饭，不下二十处，写明白米的见第九回，沧州柴进庄上，开发过路配军，常例是，“一盘肉，一盘饼，一壶酒，一斗米、十贯钱”。第十回写柴进东庄，有庄客守夜看米囤，这看的米囤中，贮存的当然也是白米了。第二十二回写宋江初到柴进庄上，庄客说柴进在东庄收租米。写明粟米的只见六回书中，瓦罐寺老和尚说：“却才去村中抄化得这些粟米来，胡乱熬些粥吃”。可见在

作者眼里，粟米属于粗粮。

五、书中反映作者对水乡知识丰富、正确，可以从以下略举的几个例子中看出：

1、书中写水战都非常出色，远胜于其他章回小说，如第十九回捉何涛，第二十回捉黄安，第七十九回两次大破高俅的水军，都是书中精采回目，每次作战，都各有特色，却都能写出汉港纵横的复杂地形，梁山水军头领的智勇和不平凡的水性，虽说纸上谈兵，但一个对水战外行的作者，断不能写得如书中那样的精采。

2、书中写到渔村景色，渔民生活以及船民的黑道生涯，如第十五回写吴用在石碣村的见闻，第三十七回写李俊和张横的水上生涯，第三十八回写江州渔民在舱内利用活水养活鱼的方法，这些知识，都不能来自书本。

3、作者不但熟悉船民、渔民的生活，对造船也不外行。如第八十回，叶春向高俅献计造大小海鳅船，梁山泊好汉为了搞乱他一场，派人潜入工地，造船工人分三处，解板，钉船，舱船，各住一处，这解板，钉船，舱船，正是制造木船的三道主要工序，不是内行人是写不出来的。

从以上提出的一些问题，举出的一些例子来看，水浒传的作者，对北方的景物，生活习惯，知道很少，笔下失误很多。如作者是施，因为写的是小说，无可非议，如作者是罗，就太令人奇怪了。至于作者水乡知识的丰富，在施则原该如此，在罗虽有后来由北而南，流寓杭州的经历，恐怕也不能象书中那样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吧？

书中的扬泰方言

在古典文学著作中，水浒传是一部运用通俗口语最早最多的长篇著作。书中语言，除了一部分文言性质的古汉语和来自元曲、话本的口语之外，主要是当时通行的扬州官话。因为要使语言生动，绘声绘色，不可避免地糅入了一些扬泰地区的方言土语。有些是冷僻字，如：嚏、撓、唆、鯮等；有些字虽不僻，意义难解，如：斡开、振起、干隔涉、沙刺子之类，也有可以从字面上与上下文体会出词义，而用法不同一般的如：失晓、呕气、合口、好似等。过去一般都看作古汉语或古方言，但不知它们流传至今，仍然活在扬泰人的口头上，天幸施耐庵在语言运用上，没有把水浒传写得象三国演义一样，才使我们在论证作者时，又多一个铁证，因为这些方言土语，不深入群众，住上十年以上，是学不去的，扬泰人至今还有些是说得出口，写不出，作为北方人的罗贯中，根本听不进这些“蛮子的土话”，又怎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在书中？

关于这些方言，我在《水浒传中扬太方言初探》中，初步举了三十例，这里，再补充十个例子，同时附带声明一下，並不是书中扬泰方言，已穷于此，因为去年我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澹安著《通俗小说词语注释》一书，见书中举的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词语，凡引自水浒传的，基本上都是扬泰人的口头语，如果照抄下来，可能不少于百例，以下所举，或因与陆解有歧义；或因陆解不详，需加补充的，或因变读才知，经过选择，只举得了如下十个例子：

1、一了不说价——第十六回：那汉子道，“我一了不说价，五贯足钱一桶”，陆书仅解“一了”即“一向”，没有

解“不说价”，上下文就显得脱节。既然“一向不说价”，下文又为什么说出价钱，要“五贯足钱一桶？”因为不说价有两重意义：一是对熟客不需报价，自会出足价钱，二是对生客不讨价还价。

2、一碗灯——第三十七回：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来。陆解“一碗灯”即“一盏灯”，对的，但以“碗”作灯（不论什么样的灯）的量词，泰州至今如此。

3、一竹竿到底——第四十五回：我爹娘当初把我嫁与王押司，只指望一竹竿到底，按泰州话中，一竹竿到底，也有说成一竿到底，或一篙到底，意思是中间没有曲折，与陆解一直到底差不多。

4、小日中——第五十六回：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，在我店里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，方才去了。

按：小日中约指上午九、十点钟。起源于农村习惯。麦季农民下田，黎明即起，吃饱早饭，干到九、十点钟时，肚子饿了，这时家里人送点吃食来，叫做“接中”。这送“接中”的时间，习惯上叫“小日中”。日字读Yê。

5、出场——第四十四回：只恐一时拳头太重，误伤人命，特地做这个出场，请壮士酌三杯，又第四十五回：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，莫教撞在石秀手里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，也不见得。

陆解“出场”即“下场”，非是，出场与下场是两回事，出场即出面，即出个面，下场等于结果，如：“落得如此下场”不能说“落得如此出场”。又，第二例句末尾的“不见得”，等于“说不定”。

6、出尖——第三十七回：那厮好汉出尖，把两银子与

他。

出尖的出，泰州读暑(Zù)即强出头，占人上风。

7、谢将——第七十三回：昨夜与你捉了鬼，你如何不谢将。

谢将即事后酬谢，泰州土活中，谢读如夏(Xia)。

8、揩——第十九回：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，揩的火杂杂。又，第三十七回：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，钻过一条大汉。揩起双拳来打宋江。

揩，义同抓与握，泰州语音读Ka，按照这个读音，揩正是泰州人口头常用的一个动词，却也是个写不出的字，主要原因，是通用字典辞书中对这个字的注音，与泰州读音不符，在书中，它也成了个僻字。

9、桩——第二十九回：写武松把快活林店中酒保，两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里一丢，桩在里面。

这个桩字似乎用得奇怪，泰州话里，有一个音同桩(zuang)，义同攒和跌的动词，桩在里面，即攒在里面，跌在里面。

10、栈得肥腴腴地——第二十五回，乔郗哥骂武大郎是鸭子，说武大郎怎地栈得肥腴腴地。

先解“栈”，猪子、牲畜出售前，买在栏里进行肥育，叫做上“栈”。

肥腴腴中的腴，泰州话中读duo或入声，陆书音答（扬州音）最近新到刊本作肥腴腴，可能据此，因为腴、腴两字均不见字典辞书，陆解“肥腴腴”“为肥得很”，在扬泰话里，腴腴有粗而短的含义。在运用上，肥腴腴仅用来指物而言，也可指人体的一部分，如腿子，膀子等，如说小孩，

只能说胖臃臃地。因扬泰习惯，肥不用来形容人，形容人只能说胖，胖臃臃也只能指小孩，不指成人，泛指人和物称短胖。郗哥不说武大郎长胖了，而说他肥臃臃地，纯属骂人。

以上举例分析，都是从水浒传内容出发。这位作者，个人认为应该是施耐庵先生，而不是罗贯中先生。区区浅见，愿听高明指正！

八六年五月十五日于泰州